

# 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 简报

2013 年下期（总第 9 期）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2013 年 12 月 5 日编印

---

## ●【信息速递】

-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出版工作圆满完成……………2
-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一行出席湖南图书馆“书山藏珍”鉴赏活动……………2
- 湖南图书馆举办“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3
- 湖南图书馆传统技艺展示：拓片制作……………5
-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一行考察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5

## ●【工作交流】

- 浏阳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概况……………6

## ●【学习心得】

- 关于古籍修复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若干思考……………8

## ●【麓山书话】

-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后记……………10

## ●【信息速递】

###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出版工作圆满完成

近日，湖南图书馆编纂的《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相继正式出版，标志着《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出版工作圆满完成。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包括《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共四种。全书涵盖了湖南图书馆全部 80 余万册（件）古旧文献资料，共计 16 册，均由线装书局出版，其中《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已分别于 2007 年、2010 年公开出版发行。

近期出版的《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主要收录了馆藏 1949 年前单幅或散页文献，也包括少量 1949 年后文献。《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则收录了湖南图书馆收藏的 1949 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徐特立、张舜徽藏书中古旧文献，民国间连环画，1949 年前外文原版图书等。单幅文献至今无著录规则，湖南图书馆的单幅文献整理工作为图书馆界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的馆藏状况，不仅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便利，还具有完善馆藏目录体系、保护古旧地方文献、保存湖湘文化遗产的功能，它架构起了集资料收集、整理、出版、研究于一体的框架与平台，为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古旧文献保护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娇）

###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一行出席湖南图书馆“书山藏珍”鉴赏活动

9月3日下午，湖南图书馆古籍鉴赏室举办了一场名为“书山藏珍”的书画鉴赏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欧阳斌及十几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了此次鉴赏，湖南图书馆馆长张勇、副馆长雷树德陪同。

鉴赏会展出了唐写本《妙法莲花经》以及董其昌、陈继儒、笪重光、吴廷康、谭延闿、于右任、曾熙等许多名家的书画真迹，工作人员对相关作品及作者进行了详细介绍。欧阳主席饶有兴致地近距离欣赏了这些书画珍品并赞不绝口，诸位委员边欣赏边讨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会后，各位领导还参观了古籍阅览室，观赏了开架陈列的《四库全书》系列，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曾国藩等湖湘名人家谱。欧阳主席现场泼墨挥毫，题写了“书山藏珍”四个大字赠与湖南图书馆。（何文君）

## 湖南图书馆举办“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

族谱是一种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及家族重要成员事迹、家族重要史料的文献类型。由于这种文献主要是以表谱形式来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故最初时被称为“谱”或“牒”。在中国古代，以文字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书”，以图像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图”，以表格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则称为“谱”或“牒”。宋代以后谱牒这种文献主要被称为“家乘”、“家谱”、“支谱”、“族谱”、“宗谱”、“联谱”、“通谱”等虽然其形式大同小异，但收录范围却大有区别。一般而言，“家谱”多为一个家庭五代之谱，所录人丁有限。现在许多家族因各种原因，难以修成族谱，因此一家五代之谱便应运而生；“支谱”为同一始迁祖的某一支房之谱，也称“房谱”；“族谱”为同一始迁祖的一族之谱；宗谱为同一始祖的不同族别之谱，如赣西湘东客家人为联络声势而常常修纂宗谱；通谱则为某一区域内同一姓氏的不同族别之谱，如湖南湘西北的氏族特别喜欢联合鄂西、蜀东的同姓编纂通谱。也有同时使用二种或以上名称者。



族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

人物传记及地方史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族谱之不足，也为人所深刻认识。家谱之不可信，也是各方志多不列氏族志、各艺文志概不收族谱的重要原因。清钱大昕《钜野姚氏宗谱序》称：“宋元之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言：“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谭其骧亦认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其实，族谱作为各族所自撰，又岂止仅官阶、爵秩之不可信，特别是湖南土著氏族（大部分已汉化，仅小部分至今仍为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家谱，普遍存在攀援华胄、伪造始迁、讳言土著的现象，一些家谱还有明显违反史学常识的记载。

中国族谱在古代主要的作用是“出仕”、“联姻”、“敬宗”、“收族”，但现今学者关注族谱则更在于其中的文献价值。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言：“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尽集天下之家谱，使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记而不为人所知者。”

姓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姓”产生于中国母系氏族时代，当时的姓很少，仅二十多个，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媪、婢、妊、妃、好、嬴等等。随着氏族的不断发展，一个“姓”又分化出若干个“氏”，目前中国仍在使用的姓氏约 7000 多个，其中绝大部分为“氏”，极少数才是古代的“姓”，只是现代人“姓”、“氏”不分，“氏”都衍化成了“姓”。

族谱又是反映姓氏最原始的文献，为了让现代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姓氏文化及族谱，湖南图书馆特举办“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拟逐一介绍各姓氏由来并同时展出馆藏各家族族谱，目前已举办三期“刘”、“王”、“李”，展览得到社会上广泛关注，许多读者都来询问何时展出自己姓氏的族谱。（王晓庆）

## 湖南图书馆传统技艺展示：拓片制作

为了加强民众对古籍修复工作的了解，唤起民众的古籍保护意识，今年下半年湖南图书馆多次开展古籍修复技艺展示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分为古籍修复展示、古籍装帧展示、拓片制作展示、雕版印刷展示等。采取现场演示的形式，对各种类型破损古籍进行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展示的同时，现场读者朋友们也可以亲手尝试。



9月8日，湖南图书馆传统技艺展示活动之拓片制作在湖南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拓片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是用墨把石

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后的成品。由于拓片是从原物直接拓印下来的，因此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方法。除有凹凸纹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记录。拓印技术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片传世，现今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

本次活动主要面向读者朋友展示拓片的制作流程，并且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拓片的制作。古老而新奇的传统工艺，吸引了大批读者，气氛相当热烈。（颜胜）

##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一行考察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9月10日教师节，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副省长李友志一行代表省委、省政府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杜家毫一行看望、慰问了刘筠院士、姚守拙院士及唐凯麟教授，并重点考察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杜家毫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了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珍本展览，包括精选的明清名家稿本、碑拓本、内府刻本等古籍珍本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师范学院院办期刊、师生论文等。国立师范学院院办期刊《国师季刊》扉页上所题的“仁爱精勤”四字校训深深吸引了他。他颇有感触地说：“‘仁爱精勤’这四个字很简短，但是要一辈子都做到这四

个字很不容易。”

杜家毫一行还进入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参观，并详细了解书库的防潮、防湿、防虫措施，并对图书馆所采用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古籍保护措施表示赞许，提出要继续加强保护，让珍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去，各位工作人员深受鼓励。



参观结束后，杜家毫、李友志欣然为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签名留念。（殷榕）

## ●【工作交流】

### 浏阳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概况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为加强对古籍的管理，促进对古籍资源的利用，根据文化部《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和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要求，我馆于2012年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

#### 一、浏阳馆藏古籍现状

浏阳市图书馆始建于1929年，几十年来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收藏了大量古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县领导要求土改工作队将大量没收到的古籍送到文化馆图书室（浏阳市图书馆前身），其中包括藏书家陶澍、刘人熙、周舜琴和民国世界书局经理张秉文的藏书。“文革”期间，因管理不善、被盗等原因，古籍大量散失，损失惨重。上世纪80年代，我馆第一次对馆藏古籍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全面整理分编，按经、史、子、集分类，共整理出古籍1226部，7874册古籍。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整理过程中对古籍版本、年代和存藏卷册等古籍基本情况著录不详，无法正确反映馆藏，亦无法为读者所用。

#### 二、古籍库房管理

考虑到古籍保护的的特殊性，我馆设置了专门的古籍书库，派专人管理。一直

以来，我馆都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尽职做好古籍的防虫、防火、防鼠等保护措施。所有古籍都是樟木专柜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古籍还装上了函套。

### 三、加大宣传力度，扎实推进古籍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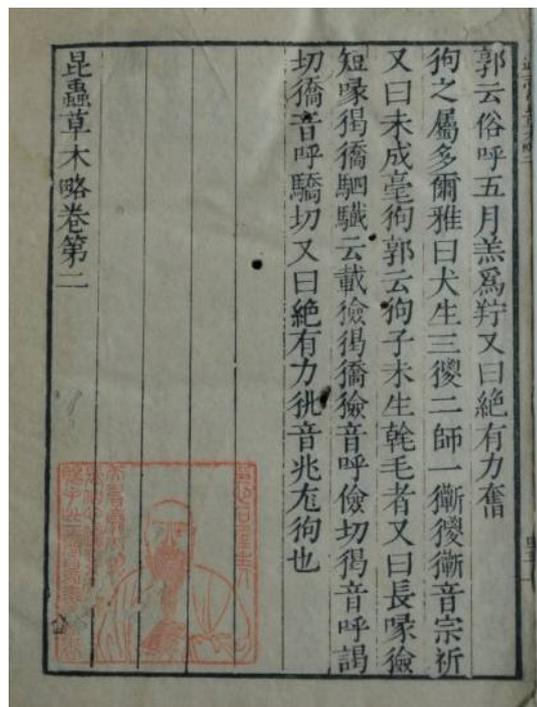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2009年我馆把古籍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提上新的议程，多次召开动员大会、举办古籍普查培训、发放宣传单，通过讲座、展览等形式，大力宣传保护古籍的重要性，普及相关知识，促进古籍的利用，大力营造共同关注和支持古籍保护的良好氛围。

2009年、2010年、2012年先后三次派业务骨干参加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普查与修复培训。随即，我馆开始进行馆藏古籍的普查清理工作，对所藏古籍进行编目、填表、库存登记等严谨细致的整理工作。但由于工具书缺乏、馆藏古籍残本多、工作人员无法专职等

诸多问题，普查整理工作进展缓慢。为确保古籍普查顺利进行，8月份特邀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老师前来我馆进行了为期10天的现场指导，按部就班地进行古籍清点工作，顺利完成了近万册的古籍普查整理工作任务。此次普查整理出馆藏古籍共713部5837册，民国时期《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共506部2017册，其中有明代的《医学纲目》、明嘉靖年间的《通志略》五十二卷、清末黄徵《浏阳乡土志》手稿本等珍贵的古籍，部分还达到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标准。此次古籍普查著录基本正确，摸清了家底。

###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挖掘和整理馆藏古籍文献资料，我馆欲编辑整理一部《浏阳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逐步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并注重收集民间古籍工作，加强现有古籍的修复，以便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古籍资源。（浏阳市图书馆）



图为通志二十四略五十二卷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陈宗夔刻本

## ●【学习心得】

### 关于古籍修复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若干思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中心举办了多场行之有效的古籍专业培训班，让我们这些初踏入古籍修复行业的新手受益良多，动手能力、业务水平、工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修复技术、理论基础、业务交流等方面有很大收获。

我通过聆听、观察、思考、实践、总结，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古籍修复技术以及学会了字画装裱、手卷、册页、拓片等数种装帧技艺。长久以来，理论基础一直是我国修复人员的短板，而培训让我全方位地梳理了一遍业务相关的基础知识，如纸张科学、古籍保存环境及防虫、古籍修复基础、国际修复技术、纸浆补书机的使用技术、书画装裱基础等等。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涉猎，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工作兴趣，尤其在版本考究、书史追溯、字画鉴定欣赏、字画装裱方面有了更多的学习方向。同时我在业务交流中获益良多，在与资深修复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学习交流中，了解了古籍修复领域的变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对各单位修复室建设、修复人员配备、修复工作开展情况有了基本的掌握，并开始尝试探讨修复工作中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效果潜移默化，获益匪浅。

在学习交流中，我也对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进行了反思。

#### 1、修复机制的保障

要加强修复机制和经费的保障。部分馆较早地建立了省内外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议，省内各系统古籍专家委员会、坚持召开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并进行了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经费相对充足，如江苏、山东、陕西地区的省级图书馆每年都约有百余万元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中部地区部分图书馆也约有近百万左右的专项经费。而近年来湖南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争取到了一定的经费，领导也越来越重视我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修复中心的场地和硬件设施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古籍修复在古籍保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经费则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基础性条件，没有经费的保障，古籍修复工作则无从谈起。

#### 2、基础设施的建设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南京图书馆修复室总面积达 380 平方米，其中修复间面积为 282 平方米，并配有多种古籍修复设备：纸张纤维度检测仪、酸

碱度检测仪、纸张厚度测定仪、纸张拉力检测仪、电动切纸机、真空干燥箱、无线胶装机、湿膜加湿机、液压压平机……等等。山东省图书馆有修复室 3 个，面积达 350 平方米，具备良好的调温、安防、照明、清洗、拷贝等设施设备条件。相较而言，湖南图书馆设备更新比较晚，目前的设备水平仅供修复一般的家谱，珍贵善本的修复则需要更加先进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 3、修复人才培养与配备

要重视修复人才的培养。山东省图书馆古籍藏量 75 万册，配备有专业修复人员 8 名。南京图书馆有古籍 160 万册，专业修复人员有 14 名。山西图书馆古籍藏量 30 余万册，配有专业修复人员 10 名。陕西图书馆古籍藏量 40 万册，有专业修复人员 9 名。目前湖南图书馆古籍近 80 万册，实际在岗修复人员 5 名，人员配备上略显不足。由于某些原因，实际工作效率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人员配备与人才引进方面，南京图书馆虽然有地缘优势，但其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南京图书修复室实际在编人员为 2 名，其余修复人员均由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职业中专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行合同聘用，而其工资由文化厅专项经费派发。

对培训班的修复人员的学历，我也做了个调查。以第十五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初级培训班和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为例，70 多名学员中有博士 1 名、硕士研究生 12 名、本科学历 46 人，其余为大专及以下学历，这些同学中 80% 是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古籍修复从业人员年轻化趋势也十分明显，一半以上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 4、修复实践与修复成果

要大力开展对修复工作的宣传。在成果展示方面，山东省图书馆关于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的开展过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个项目的创新理念和运作方式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吸引了多家媒体报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其主要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几点：

1. 将古籍的修复当做项目来做，按照项目来管理。
2. 引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修复，修复完毕形成修复报告，并结集出版。
3. 修复前选择试修本，制作不同装帧形式的样书，为修复工作积累经验，提供实物依据。
4. 进行装帧形式的研究。制作不同装帧形式的样书，为论证宋刻本最佳的装帧形式提供实物依据。
5. 论证会制度的建立。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论证会，讨论修复方案、装帧形式等内容。

## 5、今后的工作计划与方向

有的放矢方能事半功倍，我认为我馆接下来的首要工作是“厘清家底”，对我馆古籍的破损情况作一个全面细致调查，严格按照中国古籍修复破损分类标准对古籍破损情况按照一到五级进行登记。然后按照“重轻急缓”（古籍的珍贵性、破损程度的严重性）的顺序进行针对性的修复。

针对善本书的修复，结合其他馆的经验，大致流程如下：

- 1、提交报告，对于一级善本古籍的修复向行政主管部门（省文化厅）、业务主管部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交修复申请报告。
- 2、专家论证会，邀请纸张、修复、版本方面的专家和行政、业务主管的领导进行专家论证会。主要讨论待修复文献的破损成因、是否该修、采取何种修复方法等。
- 3、版本、内容与装帧形式的调研和确定，进行待修复文献的版本、内容与装帧形式的调研与确定，最大程度的保持文献的文献性、文物性和艺术性。
- 4、取像留样，修复过程全程录像、拍照、记录完整的修复记录。
- 5、取样检测与配纸，对待修文献进行取样检测分析，确定修复用纸。鉴于我馆检测设备不足，可向其他省兄弟图书馆申请协助指导。
- 6、确定试修本，为确保万无一失，对一级文献的的修复采取试修本制度。在库内提取破损程度、材质类似而珍贵程度相对低的书籍进行试修。
- 7、修复装订，聘请业内专家对古籍进行修复、装订。鉴于修复能力问题，我馆的修复人员可以从三级善本文献开始进行修复，待经验丰富、技术成熟后，可自行修复更高级别的文献。
- 8、修后检测，文献修复完成后可设立一到两年的检测期，定期对修复后的文献进行检测登记以确定修复效果。
- 9、专家鉴定，邀请业内专家对修复后的文献进行鉴定。重大修复项目可集结资料作为成果出版。

此外，完善古籍修复工作室的各项制度和标准也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本馆应制定或完善《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修复场所安全责任制度》、《修复交接管理制度》、《修复场所应急预案》等。（颜胜）

## ● 【麓山书话】

###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后记

2005年在湖南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有同志建议编纂湖南图书馆古旧地方文献目录，后经馆领导深思熟虑，决定编纂一部综合性的馆藏古旧文献目录，以便全面系统、永久便利保存和揭示馆藏文献，汇集和完善湖南图书馆各个时期

古旧文献编目成果，并拟定丛编分古籍线装书、民国文献、单幅文献及附编四部分出版。

### 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的编纂出版

湖南图书馆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中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近代省级公共图书馆。创立之初，即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为宗旨，中国传统典籍一直是湖南图书馆收藏的重点。至1949年解放时，湖南图书馆共编纂出版了三部目录，分别为1913年的《湖南图书馆图书目表》、1925年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书目》、1929年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三部目录都是中西图书混编。抗战胜利后，湖南图书馆意识到中西图书混合编目不利于图书保护与读者利用，开始对馆藏图书进行改编，新版图书采用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传统典籍仍采用四部分类。直至解放前夕，改编工作仍未完成。其时全馆中文图书103125册，西文、日文图书2534册，中文杂志33322册，西文杂志365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古旧文献的保护，1950年成立了包括湖南图书馆参加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流散文物、文献的收集工作。其间湖南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湘乡曾氏求阙斋、沅陵冯氏十柳草堂、安化陶氏印心石屋、益阳胡氏箴言书院等藏书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并收归国有。特别是湘乡曾氏藏书，除少部分曾国藩亲笔家书由其后人于解放前夕携往台湾外，其它藏书共10余万卷，其中大量尤为珍贵的曾国藩奏稿、批牍、书札等都完整无损移交国家，至今保存在湖南图书馆，成为日后湖南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基础。还有一些藏书家，如长沙叶氏拾经楼、华萼堂，长沙龙氏媚夜楼等，纷纷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中以叶氏藏书质量最为上乘，至今湖南图书馆善本书籍即以叶氏所藏为基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数量也由原来的不足10万册，剧增至90余万册。之后由于调拨、交换、捐赠等原因，数量有所下降，但仍有68万之巨，其中以宋元版本、湘籍名人稿本、湖南人物著述、湖南地方志、湖南家谱最为特色。

随着馆藏的剧增，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分类编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其间也编纂过许多专题目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目录都以油印本形式存在，普遍存在着收录不齐全、著录不规范、分类不统一等问题。直至八十年代，仍有十余万册图书，特别是抄稿本仍无目可查。

1985年，湖南图书馆决定对馆藏古籍线装书再次进行分类编目，以求彻底摸清家底，完善内务管理及读者工作，并因此制定《著录规则》及《分类表》，《著录规则》基本采用传统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而《分类表》类目设置、类名、序列则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而制定，同时通过增设新类目或扩充注释等方式来容纳清末以来产生的新兴学科图书。1987年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颁布后，湖南图书馆即予以采用。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全部古籍线装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并排出了书名、著者、分类、排架四套卡片目录。之后又完成了全部8万余条古籍线装书书目数据库建设工作。目前湖南图书馆家底清楚，目录体系完备，为读者工作、内务管理及文献开发都奠定了基础。

2005年，湖南图书馆正式组成《馆藏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办公室，馆领导亲自挂帅，组织全馆曾从事过古籍编目及新进馆古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对原有卡片目录进行书卡校审，更正差误，并根据各类图书特征，制定各种编排规则，以期将数万张零散的卡片目录编纂成一部真正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书本式目录，如凡具有时代特征者，按时代特征排列，如断代史、断代艺文等类；具有地域特征者，按区域排列，如方志、地方艺文等类；谱牒则先按姓氏笔划，再按行政区划排列等。其余各类则先按内容相对集中，再按著者朝代而后依著者姓氏笔划笔顺排列。同一著者的著述按书名笔划笔顺排列，同一著述再按版本年代排列。佚名著者排在有名著者之后。外国著者排在佚名著者之后，按亚、欧、美等顺序排列。各类下湖南地方文献相对集中，以便于读者查阅。目录条目基本采用简要著录级次，主要著录项目有题名、责任者、版本、册次存佚状况以及索书号，重要的版刻图书则另著录行款版式、批校题跋以及藏印等等。

历时年余，先期完成馆藏古籍线装书的编目工作，并于2007年由线装书局出版。与前几部馆藏书目相比，这部目录收录更加完备，凡馆藏68万余册古籍线装书都收录无遗；著录更加规范，采用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项目更加细致，除基本著录项目外，珍善本图书还加注行款、批校、题跋、印文等；检索更加便利，除书名、著者外，还将刻书机构、刻书人员等纳入检索范畴。

《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出版后，在社会上已有较好的反响。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写了一篇《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的书评。称该目录“煌煌五巨册，视之不禁叹为观止。从事诸君苦心孤诣之辛劳，亦令人钦敬。苟各省市能以此为契机，

风起云涌，仿行此举，则不数年全国省市古籍典藏，将尽以书本式目录呈现于此，泽及学者，传之子孙，岂不猗欤盛哉。”并盛称书目“收录丰富，分类详明，为当前古籍目录之佳作。”2010年《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获湖南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展三等奖。

2007年后，为完成《湖湘文库》的五个出版项目，本馆古旧文献编目出版工作暂时停顿，2010年得以恢复。

## 二、《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的编纂出版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之时，湖南图书馆中文平装书约27000册，中文杂志（单本）约33000册。后经过不断地努力，至今民国间中文平装书增至8万册左右，旧报刊合订本约4万册。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线装书相比，湖南图书馆所藏民国文献在数量上并不为优胜，这也与民国乃至当代图书馆界“重古薄今”的藏书建设思想戚戚相关。

清光绪三十年（1904），民办官助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始之初，即确立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新思想、新学术之书得到了充分重视。一年后，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为官府接收，更名为“湖南图书馆”，全费官办，其宗旨也改为“保存国粹”，注重中国传统典籍的收藏就成为了当时湖南图书馆的主要职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湖南图书馆与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后才得以改变，如傅熊湘任职期间（1928—1930），凡各公私单位及个人都可向中山图书馆推荐拟购书目；1931年中山图书馆临时办事处致函国内各大书局、图书馆，请求检赠书目，并登报声请各界人士介绍新书，以便随时添购。然而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至解放前夕，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民国图书的数量一直无大的增长。

建国初期，馆藏民国文献数量激剧增加，且在质量上也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如湖南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极其丰富，抗战文献品种繁多，革命文献数量庞大等。

长期以来，各图书馆都有重视珍善本、重视线装书，而轻视民国书刊的现象，如对善本库房进行恒温恒湿改造，编纂古籍线装书目录等，但对于民国书刊，因其年代相隔不久，而认为价值不大，多存放于普通书房中，许多图书馆尚未完成分类编目，普遍存在家底不清的现象。其实，由于民国书刊多使用机造纸，其韧性及保存年限反不如清代及以前的手工纸；民国书刊采用平装或硬面精装，两面

印刷，一旦破损，其修补困难远较线装书较大。至今世界各国尚未有一种简便、廉价的旧平装书修补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献正面临着加速损毁的严峻现实。

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同志曾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民国时期文献正是以文字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民国时期文献，特别是革命文献，是对历史的继承，对民族的负责，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在完成《湖湘文库》项目出版后，2010年湖南图书馆随即开展了对馆藏民国文献的编目整理工作，并在2011年完成了《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编辑出版工作，这也就为湖南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及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

### 三、《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的编纂出版

单幅文献指以单页形式存在的文献，也包括少量不能装订成册的散页文献，湖南图书馆所藏单幅文献主要类型有书画、拓片、信札、舆图、契据、状纸、告示、功牌、课卷、执照、照片、货币等。

与册装图书相比，湖南图书馆所藏单幅文献如书画、信札、契据、状纸多为手书文献，仅此一份，并无复本，因此也就成为湖南图书馆特有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多有关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民情、人物等，是重要的湖南地方文献。除丰富的文献价值外，单幅文献还具有较高的艺术、文物价值，是各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争相收藏的文献类型。

在众多的单幅文献类型中，湖南图书馆最具特色的应为古旧字画、名人书信、古旧契据三种。

单幅文献或因其不成册，难以整理与保管，或因其文物特征，入藏成本太高，因此许多图书馆并不收藏，或虽有少量收藏，但也多未整理编目。

继2006年《馆藏古籍线装书目录》、2011年《馆藏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编纂出版后，湖南图书馆又于2013年完成了《馆藏古旧单幅文献目录》及《馆藏古旧文献目录附编》的出版工作，希望这些珍贵、特有的文献能因此为社会所知所用。

单幅文献许多类型至今并无著录规则，工作中我们根据各类型文献特征并参考其他著录规则，拟定本馆单幅文献著录项目及格式，如敦煌抄经著录项目包括



名称、书写年代、书体、质地、装裱形式、尺寸等，依据抄写年代先后顺序排列；书画著录项目包括作者及名称、创作年代、质地、装裱形式、尺寸、幅数、钤印、题识、作者介绍、鉴藏及过眼与藏者介绍等，按作者生卒年依序排列；碑帖拓片著录项目包括名称、作者或书者及朝代、刻石及拓印年代、册数或幅数、尺寸、收藏钤印等，大致依其内容产生的年代排列；地图大致分为综合性地图与专业性地图两部分，综合性地图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各省行政区划地图，专业性地图相对集中，按绘制印刷年代排列，著录项目包括图名、作者及朝代、版本、册数或幅数、质地、板框、比例尺、钤印等。但也有一些遗憾之处，如信札著录项目仅有名称、通数及页数等，而无法考证其书写年代。湖南图书馆的率先之作为全国图书馆界的单幅文献编目工作起到了示范及借鉴作用。

#### 四、《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的编纂出版

《馆藏古旧文献目录附编》收录湖南图书馆藏1949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徐特立、张舜徽藏书中古旧文献、民国间连环画、1949年前外文原版图书等。

毛泽东著作版本是湖南图书馆重点收藏之一，馆藏1949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约200余种，大致分为选集、专题汇编、单行本三种类型。选集中有1949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五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为现知最早的选集本。汇编本中有1938年1月汉口民族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1939年5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1943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名著》，收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三种，原为徐特立同志藏书，书中有徐老眉批多处。单行本中如1927年4月汉口长江印刷厂印刷的《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前有瞿秋白序言，以后各种版本都将此序删去，因此该本更显珍贵。又如《新民主主义论》，本馆所藏解放前版本即多达50多种，其中1949年长沙钢铁出版社、香港文风印刷所出版的《中国往何处去？》，为该书伪装本。



1984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原徐特立同志藏书悉数送藏于湖南图书馆，共有新旧平装书5679册、古籍线装书5615册、报刊合订本1138册、外文原版图书

3095册，又零散资料520余种，其中尤以古籍线装书、日文原版图书、革命文献最为特色。徐老藏书，不重版本，最重实用，几乎每本即便是日文原版图书上，都有徐老亲笔批注，是研究徐特立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史料。本馆所藏众多革命文献中，也多有来源于徐老者。

1992年张舜徽先生将藏书及手稿共2000余种捐藏于湖南图书馆，张先生是中国文献学大师，其藏书虽无珍善版本，却以文献学著作最为丰富及特色，特别其手稿，多有未曾整理出版者。捐赠完毕后次日，张先生即溘然长逝。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向来不为各大型图书馆所重视。湖南图书馆今藏有民国期间连环画3万余册，如192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石印的《连环图画三国志》、《连环图画水浒》便是至今所知最早的连环画。此后出现的一批连环画家，如陈丹旭、李澍丞、金少梅、章兴端、刘伯良、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钱笑呆、严绍唐、陈光镒、汪玉山、胡若佛、张令涛、颜梅华等，其作品本馆都有收藏。

馆藏1949年前外文原版图书（不含徐特立所藏）约千余册。

在长达数年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湖南图书馆也因此发现了大量馆藏珍贵文献，如清康熙间衡阳刘氏抄本王船山著作《识小录》、《搔首问》，是目前所知该二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以校1992年岳麓书社本，则岳麓本疑滞之处皆可迎刃而解。清湘潭刘授易所著《损斋诗集》，清乾隆间因“语涉谬妄”而遭禁毁，今本馆普通书库中竟藏一部。馆藏字画中有一《蟹菊图》，原著录佚名，今考证为齐白石所绘。

忆昔当年决定编纂《馆藏古旧文献目录丛刊》时，曾有同志认为本馆古旧文献已有卡片式目录、机读目录，对书本式是否有必要编纂心存疑虑。实践证明，机读目录不利保存，卡片目录不利传播，二种目录虽能揭示个体馆藏，但无法从整体反映馆藏概况，因而无法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书本式目录对于传承与保存文化，实有不可替代之作用。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是湖南图书馆历代同仁长期辛勤从事征集与编目工作的共同成果，是湖南图书馆百年历史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编目工作是文献开发、保护及读者利用的前提，湖南图书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当今社会切实加强古旧文献保护的理念。（寻霖）